

半屋隨筆

薛国安 著



半屋隨筆

薛国安 著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半屋随笔/薛国安著.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11

ISBN 978-7-5651-1912-5

I. ①半… II. ①薛…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57296 号

书 名	半屋随笔
作 者	薛国安
责任编辑	王欲祥 向 磊
出版发行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江苏省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邮编:210097)
电 话	(025)83598919(总编办) 83598412(营销部) 83598297(邮购部)
网 址	http://www.njnup.com
电子信箱	nspzbb@163.com
照 排	南京理工大学印刷照排中心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 张	9.125
字 数	140 千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51-1912-5
定 价	26.00 元

出 版 人 彭志斌

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
版权所有 侵犯必究



序

王稼句

国安将自己的随笔近作编讫，就让我写点什么放在书前。他的交派已半年多了，我却迟迟未能动笔，因为本来想说的话很多，看了他的书稿，又有想说的话，往事纷纭，感想联翩，一齐奔来眼底，有点不知所措，迟疑也就是自然的事了。

与国安相识，已逾四十年了。薛氏三兄弟都与我在一个中学读书，我与薛二同届，薛大高两届，薛三即国安则低两届。凡少年朋友，四十多年里时有往来，稔熟至深，且时在念中的，实在也没有几位。回想当年，他家住在南园新村，三兄弟同学多，来来往往，很是热闹，自然形成一个聚合中心，不

少朋友都是在薛家认识的。七十年代是难以忘怀的，社会骤然嬗更，我们这代人的命运改变了，先后都读上大学，国安在南京师范学院，我在他的宿舍里住过，对床谈天，直到黎明。当年还属青春华年，正像东林书院一副对子写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意气慷慨，振奋激昂，也是年轻人的理想感情所寄。没料想，即使春天了，还会有料峭的寒流。不久，离开学校，走上社会，又遭遇风风雨雨，几多欢喜几多愁。不管如何，经历了生活磨难，我们这一代人逐渐成熟了，生活也变得实实在在起来，虽然还各做各的胜业，倾心交谈的时候，却越来越少了。如今孩儿都已成家，白发越来越多，在这牵挽不住的中年岁月里，我更怀恋那个年代的率性和真诚。

国安读的是文学，毕业后在中山门外的一所中学教书，我去过几次他的家，是否就是苜蓿园，记不清楚了，人世沧桑，总会让部分记忆成为空白，但有些还是忘不了的。我每次去，他就买几瓶啤酒，炒几个小菜，在昏黄的灯光下随便说话。当时他在文学阅读上，喜欢林语堂、梁实秋，那么我们就闲聊着林语堂、梁实秋。当文学离得越来越远，话题自然会有变化，但偶然还会谈谈苦雨斋、紫兰龕，对文坛上的时髦

货，倒是不大提起的。另外，国安喜欢晚明人物，张宗子外，他欣赏的是余澹心、徐文长、王季重，对王百穀、赵凡夫、陈眉公那几位“山人”倒不过尔尔。由人而及那个时代的日常生活，他也有向往之心，当然那不过是农家老妇想象皇后娘娘的晏起和吃食，再说时过境迁，哪能同日而语。平日时，翻旧籍，品清茶，喝小酒，赏字画，乃至去夫子庙寻点小吃，即使是一盆干丝，一碗鸭血粉丝汤，也是精神上的莫大享受。谁让他生长在富贵风流的苏州，又长期生活在六朝烟水的南京呢。

如果终身做个教书匠，实在也很不错，但命运往往不由自主，阴错阳差，国安走上了仕途，虽然只是芝麻绿豆，与教书匠比较，各有各的担当，所处境况迥然有别。自古以来，官箴文字不知多少，国安则熟悉故乡的沧浪亭。清初以后，沧浪亭一直是官府园林，故园中留下的碑刻楹联，内容大都与勤政爱民有关，明道堂内就有联曰：“白石契名贤，伴具区烟水林屋云峦，独向尘寰留胜赏；簿书逢暇日，便解带观耘停车问俗，岂徒觞咏事清游。”又有联曰：“百花潭烟水同清，年来画本重摹，香火因缘，合以少陵配长史；万里流风波太险，此处缁尘可濯，林泉自在，从知招隐胜游仙。”可见做官，清、慎、勤三字最要紧。另外还要有一个好心态，这也就需要时不时地

作点调整，从倥偬事务中摆脱开来，松弛一下，暂时忘却做官的烦恼。国安大概还记着这两副联语，好心态是需要静心修炼的，故而一旦空闲下来，就看看闲书，弹弹古琴，有时还写写自己喜欢写的文章。

国安的文章，过去读得不多，只有关于周瘦鹃等几篇，这次将他的近年诸作好好看了一遍。文章本来没有作法，各写自己一路，也各有各的长短，未易轩轻。但是否喜欢，则完全可由自己来决定。很多年以来，我不大喜欢什么抒情散文，文章不给人观点，就要给人知识，两点都做不到，就没有什么可期待了。知堂说：“死生的悲哀，爱恋的喜悦，人生最初的悲欢甘苦，绝对地不能以言语来形容，更无论文字，至少我是这样感想，世间或者有天才自然也可以有例外，那么我们凡人所以可以用文字表现只是某一种情意，固然不很粗浅但也不很深切的部分，换句话说，实在是可有可无不关紧要的东西，表现出来聊以宽慰消遣罢了。”（《草木虫鱼·小引》）国安珍惜自己的文字，拈起普通题目，作些平常议论，“抒情”和“言志”，他都不擅长，只是实实在在说些故事和往迹，然而笔下畅达，略具情致，能引起读者的兴趣。我更欣赏他的态度，他的写作完全处于自觉状态，并不一本正经，像煞有介事，故而

文章就像潺潺清流，听其自然流淌，这不是随便什么作者都能做到的。

再说说半屋这个斋名。半屋者，半间之屋也，他在本书开卷第一篇《半屋》里说，林语堂提到清初诗人李密庵，写过一首《半半歌》，歌中表达的中庸生活理念，与他的性情相合云云。关于李密庵，国安没有介绍，我再补充几句。李密庵名模，太仓人，字子木，号灌溪，自号密庵居士，天启五年进士，授东莞知县，擢御史，巡按正定，劾奏镇守中官，谪南京国子监典籍，入清不仕，削发为僧，题所居为密庵旧筑。顺治十六年，祖复字（大寿）驻防苏州，自娄门直至桃花坞宝城桥圈民居为大营，扰民甚厉，由于密庵曾救过复字一命，复字特空出后板厂一区，以报答当年之恩。密庵卒后，当地百姓感激他，在密庵旧筑附近立祠，俗呼之“老和尚堂”。徐俟斋《李侍御灌溪先生哀辞并序》说：“迨遭世变，先生潜节固守，确乎不拔，自鼎革时年未五十，乃自五十而六十，而七十，而八十，而守益固，节益高，三十余年有如一日。”三十余年，固然是密庵半截人生，他虽然不仕新朝，但社稷既倾而百姓犹在，他还想为百姓做点事，那就不得不半以出世、半以入世了，故《半半歌》之作，犹有他的意气在。

苏州还有一处半园，光绪时溧阳史伟堂退居吴下，在城中仓米巷建了一处园墅，俞曲园题名半园，还写了一篇《半园记》。主人问它的意思，曲园说：“以君之力，固足以笼有馀地，乃甘守其半，不求其全，此君之知足也。然君之园视吴下诸名园固无愧矣，君乃以半名之，曰吾园固止一隅耳，此又君之知不足也。合知足、知不足两义，而君进乎道矣。”所谓知足，即《老子·四十四章》说的“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所谓知不足，即《礼记·学记》说的“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国安的半屋，乃是真正的半间屋，虽居住环境改善，应该稍有增益，仍无可与史氏半园作比，但含有的意思，曲园老人也给它作了延伸。

闲来翻读杂书，清初武进董舜民《苍梧词》有《临江仙·半圃》一阕，词曰：“半卷半垂帘幕，半村半郭人家。半开半落野棠花。半床堆古画，半碗试新茶。半树老藤夭矫，半间野屋横斜。平分春半半春华。半樽凭醒醉，半枕足生涯。”我想，这阕倚声可与李密庵《半半歌》一比，什么时候抄一张横披，给国安补壁去。

二〇一四年六月二日于苏州

目录

序/王稼句	... 1
半屋	... 1
老屋	
——兼释“夏读上人”的缘由	... 5
竹叶汤	... 10
来风亭记	... 13
也说理发	
——写给杨姓朋友一读	... 16
苏州的茶馆	... 20
感受台湾	... 24
绿茵如水	... 31
龙泉寺	... 33
试为青枫先生失眠症开处方二帖	... 42
藏笈小记	... 44

玛吉阿米	... 50
六心居	... 56
周汝昌的《书法艺术问答》	... 61
吃面	... 67
不是故事的“故事”	... 74
贺兰山落日	... 77
走进贺兰山	... 80
桂花飘香	... 86
金陵小吃	... 88
心中的红叶	... 95
五色枫印象	... 97
三角梅	... 100
柳腰·芸娘	... 103
随园银杏印象	... 111
冬阳酒	... 117

《塔里的女人》及其他	
——写给弘天庐主一读	… 121
从戒石说开去	… 128
南社百年纪念文集小记	… 136
温暖的记忆	… 143
藏书的羊汤	
——《温暖的记忆》补记	… 147
暖锅	
——《温暖的记忆》再记	… 149
心灵的散步	… 156
自己的园地	… 160
沉香	… 163
烟话	… 165
夜来无眠	… 176
贺何忧先生的博客开张	… 178

礼舍旧事	… 181
听雪	… 189
消暑种种	… 193
酒狂	… 197
火中生莲说“移云”	… 202
琴不以艺观	
——从“徽外堂”说开去	… 206
“渔父”杂说	… 214
樵歌杂说	… 230
墨子悲丝	… 245
佩兰	… 252
青溪艺文小志	… 261
后记	… 277

半 屋

“半屋”是我的书斋名。

八十年代初，我到南京中山门外一个叫苜蓿园的地方工作。当时单位没有集体宿舍，就安排我住在办公室。这是一排红砖砌的简易平房。办公室就在这排平房的最北面，门朝东。房梁是水泥桁条，梁下是两张办公橱柜、两个开放式的书架，这自然就成了办公室和我宿舍的分界。在这半架屋的宿舍里面，摆放着一张单人床，木板的；一张书桌，贴面的；还有一个自制的铁架，可以挂挂毛巾，放放盥洗盆。这个栖身之地，虽然没有私密性，同事可以随时走进去看我案上的书信，但却算是我平生第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

当时这个叫苜蓿园的地方还没有两层楼以上的房子，当

地人只要是进中山门，都说去城里。期间常常有城里城外的同学、同乡、朋友来看我，我们就在这半架屋里喝二锅头，谈人生的种种快意和失意。但更多的时候，是一人向隅，读读书，写写字。夜深了，人乏了，就躺在床上，看屋顶上的蜘蛛结网，听屋外的天籁……

记不清是哪一日哪一夜了，忽然就想应该给自己的空间取个名吧，也算是人生一个阶段的纪念。于是，就有了“半屋”。当时有个赵姓的同乡，会治印，我就花了半斤油炸花生、半斤二锅头，请他刻了一方“半屋”的印章。

过了两年，单位建了新楼了，我的宿舍被安排到顶层四楼的楼梯间，北面，西晒，空间比原来宿舍小一半。我想，楼梯间毕竟是楼梯间，不能算是完整意义上的屋子吧，于是我只能照样用我的“半屋”，既是真实的写照，也是自我玩味，聊以解嘲。

又过了两年，结婚了，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了。

家，在离苜蓿园一箭之地的卫岗，后来知道我们楼房的东面，其实就是北伐名将韩恢的墓道，墓早已没有了，粗壮的法国梧桐却还是民国时候的旧物。

新家，很大，是当年称之为“一室半”的居室。对于住了几

年办公室和楼梯间的我来说,无异于是脱困进入小康的感觉,很是富裕,很是满足。一室,自然就是卧室了。半室,七平米不到,自然就做书房之用了。花二十五块钱从隔壁侯姓人家买了一个自制的书柜,自己用油漆刷了一遍,看上去像新的一样,又骑了三轮车从家具店里买回一张小书桌,再放上一个沙发。看书,会友,很温馨,很惬意。期间也还是常常会有城里城外的同学、同乡、朋友来看我,也还谈人生的种种快意和失意。

一日,同学晓昆偕胡公石弟子陈墨石到寓中小饮。墨石先生身材颇长,戴一架金丝边眼镜,长发,北方人,也是性情中人。席间一时兴起,说要帮我的书斋写个斋名。于是,研墨,取笔,铺纸,替我写了“半屋”两字。很快,人走了,酒撤了,墨干了,我也就把墨石先生写的“半屋”收起来,放到抽屉里去了。

至此,“半屋”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就是半间屋子的意思。

不想有一个晚上,那是夏天,百无聊赖中,读林语堂先生小品,一篇《谁最会享受人生》中引了清初诗人李密庵的《半半歌》,不啻是服了一服清凉散,顿觉神清气闲,拍案叫绝。歌曰:“看破浮生过半,半之受用无边。半中岁月尽幽闲,半